

如何让读物真正滋养成长?

从“阅读”到“悦读”,抵达心灵花园

本报记者 张玥

“孩子只喜欢看插图

较多的书籍,对文学性强的名著却提不起兴趣。”近日,五年级学生天乐(化名)的妈妈李女士在观察儿子课外阅读时,产生了焦虑情绪,她担心长此以往,孩子的写作和情感表达能力会受到影响。

事实上,李女士的担忧并非个例,在全民阅读普及下,越来越多的家长及教师提高了引导孩子阅读课外读物的意识,但迷茫与焦虑也随之而来。如何让课外读物真正滋养孩子的心灵?本期我们邀请到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培训中心“儿童阅读指导师”课程总监张建,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四川师范大学二级教授骆平,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李彩霞,就家长及教师如何依托阅读为青少年成长赋能展开讨论。

书籍选择 从了解孩子的兴趣开始

“为孩子选书,不能凭借成人的主观判断,需先俯身倾听他们的兴趣。”骆平认为,为孩子选择书籍的前提,是找到孩子的兴趣所在。

在骆平看来,阅读本身并不是一项独立的能力,它源于人的求知本能:想了解更多未知的知识、想扩展已有认知的纵深。“从这个角度来看,孩子在选择读物的时候存在偏好很正常,这种偏好很可能投射出孩子自身所长。在青少年兴趣的萌芽阶段,家长应尽量不干涉孩子的选择。”因此,孩子的课外阅读可以适度结合个人兴趣,从而建立起“阅读是爱好延续”的强关联。不过,这是有“前提”的——骆平指出:“有一点应当明确,即孩子的偏好应当是积极向上的,如果存在血腥、暴力等不利于青少年成长的阅读偏好,家长应当及时介入。”

老话说“读书百遍,其义自见”,有家长将此解读为“为孩子选择超越他当前学识的书籍,可以促使孩子通过多读而‘开窍’”,因此,网络上出现5岁孩子读《百年孤独》、6岁孩子读《资治通鉴》的“打卡阅读”话题,也见怪不怪了。

骆平对此进行分析,“读书百遍,其义自见”主要是针对具有一定知识储备和认知水平的人群来说的,但对于学识和理解能力尚未达到相应水平的儿童而言,“超前阅读”并非科学理性的做法,试图通过“多读开窍”来化解认知差距,往往事倍功半,反而可能给孩子造成负担,让他们滋生畏难情绪,从而挫伤阅读兴趣。

“孩子阅读能力的培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,从直观形象的感知,到初步的逻辑推理,再到抽象思维与价值判断的萌芽,每个阶段对应不同的理解能力与审美趣味。”骆平建议,对于低龄儿童,可以选择图文并茂、贴近生活的故事,让孩子在轻松愉悦中建立对文字的亲近感;随着识字量提升和知识储备扩容,可逐步引入结构稍复杂、情感层次更丰富的作品。

“孩子对于娱乐性强的读物有着明显偏好,如果按照他的兴趣来选书,知识性的‘养分’汲取会不会不够?”在依据孩子兴趣选择读物时,李女士提出了疑问。

“我们常把读书比作‘精神食粮’,以吃饭类比,孩子喜欢吃点零食无可厚非。”张建认为,对于大多数孩子而言,喜好更具趣味性的读物很正常,只要读物是轻松愉快且正面的,作为消遣读物看看并无大碍,家长可以依据孩子的偏好适当扩充阅读面,在娱乐类读物的基础上增加部分知识性较强的读物加以推荐。

亲子共读 体悟经典读物魅力

“不知道给孩子买什么书来看,是不是对照图书畅销榜就可以?”采访中,家长范先生对于如何购买课后读物充满困惑,希望能找到“快捷方式”。

“目前市面上所谓的畅销榜可能存在营销的成分,并不能客观地证明读物质量,家长要避免走进‘跟风’的误区。”张建建议,面对琳琅满目的课外读物无从下手时,可以优先从经典名著读起。骆平补充道:“经典读物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,是因为其具备深刻的思想、精妙的艺术表达、可拓展的解读空间等特质,这样的著作具有‘常看常新’的力量。”

“可孩子反反复复只看同一本书,即便是经典作品,‘营养’不会流失吗?这是一种不良阅读习惯吗?是否需要加以引导?”范先生追问。

“孩子反复阅读同一本书,很可能是因为书中传递的价值观与他十分契合,或者书中的内容带给了他满足感,只要书籍内容是正向的,家长不必太介意。”面对“一问三连”,骆平讲述了自己儿子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读金庸的武侠小说,到现在初二仍然反复品味的故事,她认为,青少年正处于认知水平高度发展的阶段,在不同的年龄段阅读同一套书,能得到不同的审美体悟。

“经典虽好,但这类读物创作本身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,”家长刘女士忧心忡

忡,“它的内容适合当代的儿童阅读吗?”

“这种担忧可以理解,但不必因此将经典拒之门外。事实上,经典著作很多时候就像一面镜子,既映照美好,也不回避阴影。我们应该教会孩子在阅读中识别、思考,这比单纯屏蔽更能培养他们的判断力与同理心。”对此,张建建议家长采用“亲子共读”的形式来消解孩子与书籍之间的距离感,“许多经典著作的创作背景与孩子的实际生活存在距离,在陪伴孩子阅读时,父母可以对照现实举例,引导孩子看到经典背后对现实的关照,逐渐建立起与经典的情感联结。”

“除了内容,还有价值导向。名著的内容都很宏大和复杂,我不放心年幼的孩子单独阅读,如何正面引导呢?”刘女士继续发问。

对此,张建给出了两个策略:一是家长尽量为孩子选择经典中更适宜儿童心性的版本来阅读,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正规出版物,特别是童话类作品,已经尽可能地删掉其中不利于儿童身心发展的情节;二是家长要避免过度“敏感”,要认识到儿童并非活在“真空世界”中,书籍是儿童认识成年世界的一座桥梁,适当地让孩子在故事了解真实世界的多样性,比如失败、憎恶等负面因素,也是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

回归本质 享受阅读的丰盛滋养

拥有30余年教龄的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李彩霞观察到,许多学生课外读物的第一选择都是“写作书”,他们目的很明确:寻找“金句模板”,提高写作能力。

这种现象值得鼓励和推崇吗?李彩霞认为不能简单回答“值得”与“不值得”,而是需要先分析背后的“应试化”现象。

“阅读和写作能力既包含工具性,也包含人文性,这不是依靠短期的‘集训’能够习得的;同时,现在的语文考试是‘反套路、反宿构’的,阅读和写作题侧重于考查学生的阅读量、对文章内容

理性思考。”李彩霞结合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分析,认为过分依靠“作文书”提供的“模板”,不仅无法收获期待的“好成绩”,反而可能被“写作书”中的“模板”套路化。

李彩霞特别强调,家长和教师不能将课外阅读简单地和文学类作品画等号,更应当摒弃阅读的“功利化”导向,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阅读观:阅读是为了收获知识、启迪思想、丰盈内心世界。此外,她还和家分享了一个常被忽视的阅读习惯:课外阅读应当是“全科阅读”,像物理、生物等自然科学学科,也同样需要很大的阅读量来支撑。

至于阅读方式,李彩霞鼓励以“开放包容”的心态接纳多形态阅读:“优质的纪录片、新闻专题片的文字解说和戏剧的台词等,同样可以作为阅读和写作能力培养的一部分,虽然这些题材形式上不是阅读,但也是语言文字和情感的凝练表达。”

对此,李女士反问:“现在‘5分钟读透经典名著’的短视频非常流行,给孩子多看此类视频以提升阅读兴趣可取吗?”

李彩霞的观点是“不可取”。她从教育的角度分析认为,“速读经典名著”的短视频犹如不宜长期食用的零食,“狼吞虎咽”无法全面呈现名著的文字美感和价值深度。同时,这类短视频多带有内容创作者的主观判断,对于正处于价值观建构阶段的青少年而言,“视频阅读”属于“被动”接收,无从锻炼其主动思考的意识和能力;如果长期依赖这种形式获取知识,会让青少年逐渐丧失主动思考的耐心和能力,无法看懂经典的真正内涵。

但经典阅读也分“正反”两种形式,除了去发现读物中对人类精神的赞美,张建还鼓励家长带着孩子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经典,允许孩子“质疑经典”,甚至从“质疑”中找到新的创作灵感。

“这世界如此辽阔,而人类的生命与认知何其有限,唯有书籍,能够引领我们走向更遥远、更美好的地方。”骆平寄语青少年们都能从阅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心灵花园。
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

『金庸江湖』里的父女『侠客行』

我的书房里有一套陪伴我十余年的金庸作品全集,泛黄的书页记录着我年轻时的热血与感动。但没想到,这些旧书会成为我和女儿共同的精神家园。

女儿10岁那年,偶然翻开了《射雕英雄传》。“爸爸,黄蓉为什么要假扮小乞丐?”她眨着好奇的眼睛问道。

我放下工作,和她一起走进这个武侠世界。当她为黄蓉的机智拍手叫好,为郭靖的憨厚忍俊不禁时,我突然意识到,金庸的江湖正在我们父女之间架起一座特别的桥梁。

在共读的日子里,我们一起畅游“金庸江湖”。《鹿鼎记》里诙谐幽默的“君臣”对话,让女儿笑得直不起腰来;《神雕侠侣》中杨过与小龙女分离的场景,让女儿眼眶湿润。她被触动时也问我:“爸爸,为什么人总是要经历这么多磨难?”我轻轻抚摸着她的头,告诉她,人生就是这样,有苦有甜,但只要心怀希望,就能渡过难关。

共读过程中,我们也会产生不同的见解。在读《天龙八部》时,对于阿朱之死,女儿觉得乔峰太“残忍”了,而我则试图从乔峰的角度

解释他的无奈与痛苦。我们争论得面红耳赤,最后不得不仔细查找书中的细节来佐证自己的观点。这种争论并没有让我们产生隔阂,反而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了人物的复杂性。

自从开启亲子共读,家里便盈满了书香。过去那个总是沉迷于电子游戏和动画片的女儿,从此一有空就捧着书读得津津有味。书中的故事,也帮助她解决了不少成长中的小困惑。

记得小学六年级开学不久,女儿因为一次考试失利闷闷不乐。我没有直接安慰她,而是翻开《神雕侠侣》,读起杨过断臂后刻苦练功的片段。“知道吗?”我说,“金庸笔下的大侠,都是在挫折中成长的。”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,第二天在书桌上贴了张纸条:“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——黄蓉赠。”

更让我没想到的是,女儿对书中内容的融会贯通。有一次,她在写题为《我的偶像》的作文时,竟把黄蓉的处事方法和数学课上的思路联系起来,让老师赞叹不已。

再后来,我们独创了一种阅读方法:每周固定时间一起读书,读完后互相提问,有时是“找出3个

描写景物的好句”,有时是“分析某个人物的性格特点”,有时是关于书中情节的辩论。在这个过程中,女儿的思维变得更加活跃,表达能力也得到了很大提升。

去年冬天,女儿主动报名参加社区志愿服务。我问她为什么突然想做这个,她笑着回答:“郭靖说‘侠之大者,为国为民’,我虽然不会武功,但可以帮忙打扫社区啊!”那一刻,我仿佛看到金庸笔下的侠义精神在新时代流淌,女儿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“侠之大者”。

渐渐地,女儿的书架上金庸全集旁边多了《三体》《哈利·波特》等书籍,但我们每周五的“江湖夜话”从未间断。有时讨论“如果张无忌生在当代”,有时争论“令狐冲是不是个好掌门”,这些讨论没有标准答案,却让我们在思想的碰撞中更加了解彼此。

作为一名语文教师,我深知阅读的重要性;作为一个父亲,我更明白共读的珍贵。在“金庸江湖”里,我们不仅是读者,更是同行者。那些刀光剑影中的情义千秋,那些快意恩仇里的人生智慧,就这样在字里行间悄然传承。

从『饥饿阅读』到互相『偷书』

张霜霜

那天早晨,和女儿聊及“愿望”,她的回答是:“妈妈,我知道我希望我像余华《活着》里写的那样,好好活着!”

我又惊又喜:“哎哟,居然又偷看我的书?”

“我最近可看了不少!”女儿眼里泛着亮光。

父母的爱好往往是孩子的第一份兴趣。想来,是我睡前手捧一本书的生活习惯,渐渐熏陶出了女儿的阅读之心。

为了营造浓厚的书香氛围,我家客厅做了一整面墙的书架,存书量不断增加。孩子在书香之中成长,渐渐地也养成了一有空就翻书、无处不读书的习惯。

从女儿3岁起,睡前阅读绘本便成了我们最温馨的相处时光。先是她欣赏图,我朗读文字;后来她慢慢识字,就从她一段我一段、她一页我一页,发展成了她一本我一本、中文一本英文一本。日渐积累,她不仅养成了阅读的习惯,甚至在我阅读时,兴致勃勃地从我的书上寻找她认识的字,这成了一个有趣的亲子游戏。上小学后,她

看书的种类就更多了,除了经典文学著作,我还积极拓展她的阅读书目,涵盖不同领域、注重文理搭配。

经济学上有个词语叫“饥饿营销”,我给女儿也创设了“饥饿阅读”,即家中不囤积过多书籍。因为手头未读书目过多,孩子反而会目不暇接,无心细读,就像虽有满桌大餐,但每份菜都囫囵吞枣,就无暇细品美味了。所以,我们家一直保持这本书刚读完,恰好下套书接续而上,甚至还要刻意等上一两天才能接上的节奏。这样一来,孩子对于书的期待成倍增加,拿到新书简直如获至宝。

随着女儿年纪的增长,阅读的种类日益丰富,阅读难度也在增加,甚至许多书我之前也未曾涉猎,母女共读就成了新的阅读约定。

每到一本新书,女儿便迫不及待地一睹为快。她劲头十足,我可抢不过,便趁她睡着后“偷”过来看。当然了,她也经常“偷”我的书看,趁我不备偷偷我的书,莫言、贾平凹、陈忠实等作家的作品,她不仅都能看

完,还能把故事复述个大概。闲暇时,我们会从社会背景、人物性格、文化内涵等不同角度,探讨共同读过的作品。渐渐地,我对孩子的阅读引导,从最初的陪伴与教育,转变为彼此互相影响、一起成长。

“时时是读书之时,处处是读书之处”,读书不仅仅局限于家中,外出活动闲暇之余皆可阅读。每每外出,我们母女都会将正在读的书籍装进包里,等车、候医间隙,都可以拿出来读一读。

今年以来,我开始将读书所得付诸笔墨,每晚坚持写作。女儿看在眼里、记在心里,也煞有介事地拿起笔撰写她的原创小说,已经有模有样地写了几十页。不仅如此,她的多篇文章在征文中获奖,有些还发表了,这份荣耀更是激励了她在读书的路上行稳致远。

如今,女儿已经完全点燃了读书的兴趣、体味了读书的乐趣,虽然有时对书中内容尚不能准确理解,但对书的热爱已经刻进骨髓。书俨然正在成为女儿生活的一剂“治愈良药”。